

自然与族群共同体

——论哈尼族迁徙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的概念隐喻

李丽容, 林 茜

(广西大学 文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4)

摘要: 作为一部哈尼族集体创作的迁徙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文本中蕴藏着众多形式丰富的隐喻表达,这些隐喻表达不仅折射出哈尼族先民看待外界和自己的方式,更展现出哈尼民族在自然的实践和情感的交融中逐渐建构起的族群意识。文本中显性隐喻是《哈尼阿培聪坡坡》中最主要的隐喻方法,代表哈尼族先民与自然之间紧密而亲密的关系,显性隐喻的固定表达式更蕴含着先民们在人和自然的同构中生发出的族群凝聚力和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 哈尼族史诗; 哈尼阿培聪坡坡; 概念隐喻; 目标域; 源域

中图分类号: I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 (2022) 02-0094-06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22.02.014

Nature and the Community of Communities: On the Conceptual Metaphor of the Hani Migration Epic *Hani Apeicongpopo*

LI Lirong, LIN Qian

(College of Arts and Letters,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China 530004)

Abstract: As a collective Hani migration epic, the text of *Hani Apeicongpopo* is rich in metaphorical expressions, which not only reflect the way the Hani ancestors view the outside world and themselves, but also show that the Hani people have gradually built up a sense of community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nature and the blending of emotions. Explicit metaphor is the main metaphorical method in *Hani Apeicongpopo*, representing the close and intim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ani ancestors and nature, and the fixed expressions of explicit metaphor imply the community cohesion and sense of community that the ancestors have developed through the assimilation of man and nature.

Key words: Hani epic; Hani Apeicongpopo; conceptual metaphor; target domain; source domain

《哈尼阿培聪坡坡》(以下简称为《聪坡坡》)是流传于云南省红河流域哈尼族聚居地区的著名迁徙史诗,其以哈尼酒歌的形式记载了哈尼族祖先从诞生到迁徙、定居的漫长历史。全诗共5500行,包括歌头和七个章节,分别为《远古的虎尼虎那高山》《从什虽湖到嘎鲁嘎则》《惹罗普楚》《好地诺玛阿美》《色厄作娘》《谷哈密查》《森林密密的红河两岸》,每一个章节都详细而生

动地描绘了哈尼族于迁徙过程中在每个定居点的生产生活、习俗和文化以及与其他族群之间的合作与战争,是一部关于哈尼族起源、迁徙历史和习俗文化等具有较高研究价值的鸿篇巨制。在史诗中,哈尼族每一次迁徙和家园选择都体现出他们在自然中建构族群共同体的智慧与事件。

目前学界普遍所研究的《聪坡坡》文本是由哈尼族“莫批”(意为智慧超群的长老)朱小和演

收稿日期: 2021-11-07

作者简介: 李丽容(1995—),女,江西修水人,2019级在读硕士生,主要从事语言学研究;林茜(1996—),女,福建南平人,2019级在读硕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

唱,由史军超、卢朝贵、段颢乐、杨叔孔记录整理翻译,于1986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1]在以往对《聪坡坡》的研究中,学者多从文化学、民俗学和人类学等角度研究这部史诗,其中王丹从人类学的角度探索了《聪坡坡》中所记载的哈尼族迁徙轨迹和家园栖息地的选择^[2];夏进宽则从民族文化视角出发探讨了《聪坡坡》透露的哈尼族的喜“雀”现象,以此挖掘哈尼族先民与自然的关系^[3]。亦有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的文章,例如王陈程以口头语词程式理论分析了《聪坡坡》之中的文本结构和修辞及其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内涵,开辟了《聪坡坡》的语言学研究视角。^[4]遗憾的是,作为认知语言学重要理论之一的概念隐喻理论却鲜见于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领域中。实际上,《聪坡坡》作为哈尼族史诗甚至是少数民族史诗的代表,不仅具有进行概念隐喻分析的条件,更有尚未挖掘出的研究价值。在已经出版的《聪坡坡》文本中,以“像、是、比”为重点标记词的显性隐喻表达随处可见,同时,还有如“棕树站在山坡上”“嫩芽又缩进土壤”等多处生动的隐性隐喻表达,可见作为一部哈尼族集体创作的迁徙史诗,《聪坡坡》文本中蕴藏着众多形式丰富的隐喻表达,这些隐喻表达能够折射出哈尼族先民看待外界和自己的方式。基于此,本文以朱小和版《哈尼阿培聪坡坡》为目标文本,采用 Charteris-Black 提出的多维度隐喻识别方法^[5],通过识别、定量和定性三个步骤来收集并量化《聪坡坡》中的隐喻表达,总结其中的固定且主要的隐喻表达式并分析其典型的隐喻表达案例,再结合哈尼族先民的社会习俗、生活体验等民族文化,探究哈尼族先民在《聪坡坡》文本中深藏的自然和族群共同体之间关系的思维与认知特点。

一、概念隐喻的理论依据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隐喻在传统研究中常常被当作语言中的一种修辞现象进行研究。20世纪70年代开始,特别是美国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共同撰写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于1980年出版后,标志着隐喻研究从语言修辞格到语言思维性的跨越。^[6]该书以体验哲学为

重要基石,即人类的思维认知是依照外部世界的生活体验和实践经验来认识、表达和描述事物,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出发首次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认为语言中的概念系统具有隐喻性,能够将经验概念化并用以理解和阐释另一个事物。^[7]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是一种重要的认知工具,隐喻现象通过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映射关系与意象图式来解释,其基本表达式是“A is B”,其中“A”为目标域,“B”为源域。在源域指向目标域的映射过程中,不仅目标域作为新的概念通过承载着旧概念的源域得到理解,而且隐喻表达主体的文化基础和经验也得到了表达。

赵艳芳也曾指出:“当代认知科学普遍认为隐喻在本质上不是一种修辞手法,而是一种认知活动,对我们认识世界具有潜在的、深刻的影响。”^[8]概念隐喻理论作为认知语言学理论的一部分,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常结合语言教学进行分析,例如英语、日语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等。而运用概念隐喻理论对文学文本进行研究的论文并不多见。

概念隐喻理论对文学文本的研究,特别是对于蕴藏着原始思维的古老史诗文本的分析有着很强的解释力。近年来以概念隐喻理论对文学文本的分析颇受学界关注,如在《语料库语言学研究文学语言和人物塑造》中概念隐喻理论被应用于分析伍尔夫《海浪》^[9]的角色性格。正是因为文本中的隐喻基于相似性而存在,在不同事物之间建立联系和创造相似性的过程中,不仅新概念得以阐释,其所使用的旧概念也在这一联系中焕发出了新的光彩。而在先民集体创作的古老史诗中,两种事物之间建立联系的隐喻表达式表达了先民对于事物相同点的认知,更折射出先民的世界观、生态观以及身体体验、生活经验等集体的原始思维。因此,追溯民族史诗之中的隐喻表达式的目标域和源域及其语义冲突,能够使之突破语词层面上升至概念和思维层面,可从更深层的视角探寻史诗文本背后的民族认知特质。

二、《哈尼阿培聪坡坡》的隐喻识别、定量和定性

根据乔治·莱考夫等认知语言学家对隐喻的具体应用,本文所识别的隐喻取广义上的隐喻,即包

括修辞意义上的比喻（本体和喻体同时出现）和隐喻（只出现本体）。对隐喻的分类标准有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有束定芳在《隐喻学》中的分类，他认为“显性隐喻即隐喻表达中有‘像、如、比、是’等明显的隐喻标记词，隐性隐喻则包含了两个或者多个概念或事物之间的相似关系。”^[10]本文参考其分类标准进行定量统计。在确立了隐喻范围之后，采用多维度隐喻识别方法：一是识别与定量。根据语境识别《聪坡坡》文本中存在的由于概念域映射而形成的语义冲突，对识别出的语义冲突进行定量，即统计隐喻的频率。二是定性。分析隐喻中目标域和源域，依据人类、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对其分类，以此概括出隐喻表达式，再结合哈尼族人民生活习俗和民族文化归纳出哈尼族先民在隐喻中所表达的认知特点和文化特质。

对《聪坡坡》的各个章节进行隐喻识别和定量之后，可以发现其文本隐喻数量共计505个，其中显性隐喻有419个，占总数的83%；隐性隐喻有86个，占总数的17%（见表1）。

表1 《哈尼阿培聪坡坡》的隐喻数量统计

章节	显性隐喻/个	比例/%	隐性隐喻/个	比例/%	总计/个
起	3	100.00	0	0.00	3
第一章	29	72.50	11	27.50	40
第二章	44	62.80	26	37.10	70
第三章	32	70.00	14	30.40	46
第四章	125	88.00	17	12.00	142
第五章	46	90.20	5	9.80	51
第六章	120	93.85	8	6.25	128
第七章	20	80.00	5	20.00	25
总计	419	83.00	86	17.00	505

相较于隐性隐喻而言，以“像、比、是”为标记词的显性隐喻表达更普遍存在于《聪坡坡》之中。在对比各个章节之间的数量差异时，可以发现随着史诗的发展，显性隐喻的表达所占的比重基本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可见显性隐喻表达随着史诗的发展而越来越重要。结合史诗中所讲述的内容来看，在史诗的前半部分，描写对象偏重于自然环境和耕种劳作，使用隐性隐喻表达较多；后半部分多描写民族间的交往和冲突，偏重叙述性话语，则主要使用显性隐喻较多，隐性隐喻较少。

《聪坡坡》隐喻表达的目标域和源域可以被归纳为人、自然因素（包括天地、日月、星辰、山

川、河流、动物、植物等）、社会因素（包括房子、蔬菜、粮食、种子、家畜、工具等）和其他事物（如神灵、所说的话和抽象概念等）四个大类，目标域和源域之间的联结也在这些范畴中发生。其中，目标域里人和自然因素分别占了47.7%和23%（见表2），在源域中自然因素和人分别占了56.2%和19.8%（见表3）。

表2 隐喻表达中目标域和源域归类和数量统计

目标域类别	人	自然因素	社会因素	其他	总计
数量/个	241	116	95	53	505
比例/%	47.70	23.00	18.80	10.50	100.00

表3 隐喻表达中源域归类和数量统计

源域类别	人	自然因素	社会因素	其他	总计
数量	100	284	97	24	505
比例/%	19.80	56.20	10.20	4.80	100.00

在源域投射目标域的过程中，即隐喻固定表达式“A is B”中“B”指向“A”的映射过程中，以自然因素比喻人的特征或者比喻人的行为成为史诗中最主要的手法，此外将自然事物赋予人的特性也是史诗中经常使用的方法。史诗中的隐喻主要是根据自然现象解释人类活动，根据人类特质描述自然事物，这充分反映了哈尼族先民朴素的生态观以及人和自然之间的紧密关系。

此外，在《聪坡坡》中“哈尼”作为哈尼族族群的总称，在史诗505处隐喻中作为目标域一共出现了44次，对这些隐喻的源域定性分类见表4。

表4 “哈尼”作为目标域的隐喻表达中源域归类和数量统计

源域类别	自然环境	植物	动物	社会因素	总计
数量/个	5	15	23	1	44
比例/%	11.30	34.10	52.30	2.30	100.00

在史诗中对于“哈尼”的源域可以分为自然环境（山、水等）、植物（竹、树等）、动物（老象、蚂蚁等）和社会因素等。其中自然环境与动植物可以概括为自然事物，总计占了总数的97.7%，可见以自然比喻哈尼族群形象是隐喻哈尼族群共同体的最主要方式。而在43个自然源域中，其中经常出现的有树（共出现9处）和竹（共出现4处），如“大树样的哈尼”“哈尼像河边的竹林，发得又密又快”，可见《聪坡坡》在植物的源

域中用树和竹比喻哈尼族的生存和繁衍;在自然环境源域中,多以水来比喻哈尼族群的迁徙与离散,如“哈尼像河水四处流淌”;在动物源域中则多以老象、豹子等野生动物来形容哈尼族的力量,如“像发怒的老象”“哈尼人像豹子般健壮”;以蜜蜂、蚂蚁等群居昆虫来形容哈尼族的集体活动,如“忙出忙进像蜜蜂打转”“惹罗的哈尼,像蚂蚁上树结队成行”。可见,自然在史诗中通过认知隐喻与人紧密相连,不仅反映了哈尼族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状态,还反映出哈尼族群的共同体形象形成和情感建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下一个部分将具体分析隐喻固定表达式,进一步深入探讨史诗文本中深藏的自然与哈尼族群意识的关系。

三、隐喻表达固定式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聪坡坡》中的隐喻固定表达式可以概括为:自然是人/神、人/哈尼是自然。

(一) 自然是人/神

哈尼族先民从“人”的角度出发,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和情感同构的文化心理审视自然,因此在他们的史诗中,自然具有了人的特性,甚至拥有了神的特质。《聪坡坡》作为描述哈尼族迁徙历史的史诗,对于自然的描写多见于对居住地的选择和建立家园之时,从中可以看出哈尼族在建构族群的过程中,自然因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聪坡坡》第一章中:

双角的马鹿结队奔驰,大嘴的老虎到处窥探,麂子在剑麻丛里啃草,刺猬在芭蕉林里游荡,老熊把大树扳倒,猴子把石块滚进波浪。泉边的小树上,画眉争着唱歌;山边的木姜子林里,龙子雀上下奔忙;猫头鹰不停地鸣叫,老鼠吓得慌慌张张。^[1]

《聪坡坡》第一章中,先祖出生之时的“远古的虎尼虎那高山”,这是哈尼族最早居住的地方,尽管那时的先祖还是“人种在大水里,发芽在老林”的非人化,但是在本句中的“马鹿”“老虎”“刺猬”“老熊”“猴子”“画眉”“龙子雀”“猫头鹰”“老鼠”等都拥有了人的情态和动作,多处动物拟人的连用不仅显示出此地的生机勃勃,也折射了在哈尼族先祖眼中适宜的居住地标准——人和

自然和谐相处、浑然一体。

于是,在《聪坡坡》中,哈尼族对家园的选择标准也从未改变:“那里的高山,像树林头发一样密,山下的坝子里,鲜花一片挨着一片,那里的小河边,乌黑乌黑的血娜雀不停唱歌”,“竹篷密密站满山冈,山下睡着宽宽的坝子,就像朝前伸开的脚掌,下方有潭碧绿的大水,山头就能望见波浪闪光。”如果说从现实层面来看,哈尼族选择的栖息地都是气候温暖、水源丰富和植被茂盛的地区,其自然环境便于耕种和谷物生长,那么就史诗中的描述而言,更体现出哈尼族对自己族群家园选择的美好想象:自然环境美好和谐,动植物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状态,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和睦融洽。可见,哈尼族对家园的选择不但考虑到了生存意义上的舒适,而且更注重栖息地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哈尼族先民不断地探寻着人和自然合适的相处之道,以达到族群繁衍、谷物丰收的理想状态。

在哈尼族先民眼中,万物有灵,自然不仅拥有了人的特质,还作为天神的使者或者象征指引着他们。在建立村寨的时候,哈尼族先民会选取“最直最粗的树作为神树,它荫庇着哈尼子孙繁衍”,会把“占卜的贝壳”当作“神灵的嘴,会告诉哈尼天神的意愿”。哈尼族将树作为保护神的化身,把贝壳当作神灵的嘴,体现出他们不仅亲近自然,还崇敬自然。

大寨立起了三天,寨头有雀鸟来唱;大寨立起三夜,寨脚有马鹿来唤。^[1]

在本句中,哈尼族迁徙到谷哈密查,并依照“惹罗的古规”举行一系列的仪式建立了新的村寨,在村寨建立之后“寨头有雀鸟来唱”“寨脚有马鹿来唤”意味着村寨的顺利建成,并受到了神灵的祝福,也预示着接下来人们的安居乐业。哈尼族作为一个迁徙民族,新建村寨是一切生活和事业的基础,理所应当期盼着新家园可以让族群兴旺,那么“雀鸟”和“马鹿”的出现充分肯定了新家园的合理性和前途。可见,句中的“雀鸟”和“马鹿”并非普通的动物,而是作为神灵的代言人和使者,代表着神灵对于哈尼族新家园的肯定和祝愿。

高高的房子新落成,谷雀就来祝贺寨人,扇动着棕片般的翅膀,来把勤劳的主人叫唤;

花花的喜鹊也来搭伴，领着小儿搬来旁边，它也有自己的蘑菇房，只是高高盖在树丫中间。

诗句中描写“谷雀”和“喜鹊”等鸟类作为神灵的使者前来，正象征着未来的美好生活。哈尼族先民的鬼神观来自对各种自然现象的解释，那么鸟类和人类的和谐相处不仅代表着神灵的认可，也折射出自然和哈尼族群的融洽正是族群延续的重要因素。

（二）人/哈尼是自然

《聪坡坡》中，哈尼先民以自己认识的自然来阐释哈尼族群的特性及其活动，在源域（自然）目标域（人）的过程中，不但人被赋予了动植物的特性，而且作为源域的自然也被赋予了人的特性。在联结人与自然的隐喻表达中，以哈尼族群为主体的目标域与自然的源域共同建构起哈尼族在迁徙过程中的族群共同体意识。

哈尼是一树的枝丫，一根也不能折断；哈尼是一窝嫩雀，一只也不能飞散。^[1]

树，对于哈尼族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是哈尼族的图腾崇拜之一。哈尼族认为，有山就有水，有水就聚人；水来自山，山靠林养育。这是他们对于自然中山、水和林关系的认识，也表达出他们对山林的崇敬之情。^[11]哈尼族在迁徙的过程中，大多选择在树林里或者树林边上，树林是他们的栖息地，带给他们安全和生机，是他们生命的保障和依托，这种情感因此深深积淀于他们的民族文化之中。例如哈尼族有“遮天大树”的神话，在神话中，遮天大树不仅提供给哈尼族人民赖以生存的水源，还塑造了他们的生存环境，更为他们确立了年月历法。因此，哈尼族有着浓重的“树崇拜”文化心理，每一个哈尼族的村寨都有一棵“神树”。哈尼族人认为神树就是他们民族的保护神“昂玛”的化身，一年一度的以祭拜神树为主要仪式的“昂玛突”是哈尼族最盛大的节日。哈尼族的村寨围绕着神树，形成了一个信仰和价值都相同的命运共同体，树也成为哈尼族的精神支柱和民族凝聚力的象征。

在《聪坡坡》中多处出现了诸如“哈尼儿孙像树叶一样稠密，哈尼人人像大树一样雄健”和“哈尼是棵大树”“大树样的哈尼”等诗句，足见哈尼族群的形象和树息息相关。在这些诗句中，与

其说“枝丫”和“嫩雀”天然具有的聚集性特点引发了哈尼族对族群的想象，不如说正是“枝丫”和“嫩雀”与作为民族图腾的“树”的联系，才使得哈尼先民使用了“枝丫”和“嫩雀”等意象作为族群的整体形象，同时还带有某种精神和利益共同体的意味。《聪坡坡》正是运用依靠树而生长、聚集的“枝丫”和“嫩雀”来比喻哈尼族群意识，一是告诫族人不可脱离族群，二是强化了哈尼族群共同体意识。

对于哈尼族而言，动物不仅是自然中的一员，还是他们的兄弟伙伴：

老牛忘不记它的足迹，白鹇忘不记找食的草场，麂子忘不了出生的岩洞，哈尼忘不了惹罗。^[1]

哈尼族先民认为，动物和人有相同的祖先，在哈尼族的起源神话《塔婆取种》中，哈尼始祖塔婆生下了二十一个儿子，大儿子是老虎，二儿子是老鹰，三儿子是龙王，三儿子带来了五谷、家畜和金银，才有了人间的雏形。^[12]在哈尼族《动植物的家谱》中，天神的十六代梅烟恰接连生下了人、会跑的动物、会爬的动物和会飞的动物。从哈尼族人间和人的起源故事中可以看到，哈尼先民认为动物是人类亲爱的兄弟姐妹，哈尼族人要和动物相亲相爱。此外，他们还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动物不仅能够帮助人类，还是人类的老师。例如在哈尼族故事《乌摩》中，乌摩去杀吃人的魔鬼时，在路上得到了大黑蜂和红鱼的帮助；在哈尼族天地起源神话中，老青蛙的身体变成了天地万物，更生出了双胞胎兄妹；在《聪坡坡》中，尚不明白如何劳作、居住的原始哈尼族人是如何通过模仿动物来探索生存方式的：

看见猴子摘果，他们学着摘来吃；看见竹鼠刨笋，他们跟着刨来尝；看穿山甲鳞甲满身，他们也穿起树叶衣裳；听见鸚哥鸣叫，他们也学着把话讲。^[1]

哈尼神话、故事和史诗显示了哈尼族喜爱动物，具有从动物身上学习生存行为的文化思维，因此在哈尼族的文学创作中，常常可见动物与人并提，或是以动物质朴自然的行为去解释人的情感。

在《聪坡坡》中，“B1，B2，B3……A”是经常出现的句式，在形式上这种“两行及两行以上

的诗句具有类似的句法结构”与《聪坡坡》口头传播的形式密切相关,在内容上这种句式中连用多个源域以突出目标域,更强化了目标域与源域所代表的自然之间的相似和联系。《聪坡坡》中在描写哈尼族告别惹罗时多次使用了这一句式:

麂子离不开在惯的岩洞,水牛离不开歇惯的老圈,哈尼离不开生养自己的惹罗普楚,走一步要望两眼。

从上句可以看出,哈尼族人在离开惹罗普楚之前的恋恋不舍。源域中的麂子、水牛对栖息地的留恋是动物最朴素的情感,诗句将哈尼族群与麂子、水牛等动物相连,进一步强调了哈尼族人对于惹罗普楚深深的情感,同时唤起整个族群对于栖息地的眷恋,加深了族群的共同情感寄托和族群凝聚力。

四、结语

通过对《聪坡坡》中概念隐喻的定量与定性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哈尼族先民对自然与族群的关系认知是朴素的情感同构,在自然的实践和情感的交融中逐渐建构起哈尼族族群意识。

首先,在家园选择的前期,哈尼族以人的特点出发,对潜在的家园环境进行细致的观察,基于人和自然的相似性以生动的隐喻将二者联结,达成人和自然的和谐后选定新家园的所在之地,并通过自然中“神灵的使者”的祝福进一步加强对族群未来的美好期盼,加深了族群对未来共同的期许,鼓励族人一起创造美好生活。其次,哈尼族先民多以“树”这一神圣之物比喻整个哈尼族的形象,在一次次迁徙中将族群意识寄托在扎根于土地、象征着家园幸福的神树之上,只要神树不倒,族群就不会走散,不断地增强族群情感凝聚力。最后,哈尼族先民常以“ $B_1, B_2, B_3 \dots A$ ”句式连用多个自然隐喻与族群形象相联系,在告别栖息地之时以情感的层层叠加抒发对旧地的眷恋,在吟唱之时建构起整个族群的情感共鸣。

综上,借助概念隐喻理论和上述分析框架对

《聪坡坡》中的隐喻分析之后,可以知道显性隐喻是史诗中最主要的方法,代表着哈尼族先民与自然之间紧密而亲密的关系,并且在人和自然的同构中逐渐建构起哈尼族的族群凝聚力和共同体意识。但是,本文中的隐喻分析只选取了一个侧面进行分析,《聪坡坡》作为哈尼族的迁徙史诗,承载着哈尼族遥远而苦难的历史和朴素的民族思想,还需要更多更深入的分析。

[参考文献]

- [1] 朱小和. 哈尼阿培聪坡坡 [M]. 史军超, 芦朝贵, 等译.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6.
- [2] 王丹. 从生计选择到家园共同体建构: 基于《哈尼阿培聪坡坡》的分析 [J]. 青海民族研究, 2020, 31 (3): 112 - 116.
- [3] 夏进宽. 哈尼族迁徙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中的喜“雀”文化解读 [J]. 民族艺林, 2019 (4): 43 - 48.
- [4] 王陈程. 《哈尼阿培聪坡坡》的口头程式化分析 [J]. 文学教育 (上), 2018 (6): 161 - 163.
- [5] CHARTERIS-BLACK J. Corpus Approaches to 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34.
- [6] 李蓓岚, 郭继荣. 语言哲学视阈下的意义与隐喻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 (2): 115 - 118.
- [7]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M].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 [8] 赵艳芳. 认知语言学概论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9] BALOSSI G. A corpus linguistic approach to literary language and characterization: Virginia Woolf's the wave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4.
- [10] 束定芳. 隐喻学研究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11] 杨海涛. 民间口传文学中的人与自然: 西南少数民族生态意识研究 [J]. 民族艺术研究, 2000 (6): 36 - 42.
- [12] 后薇婷. 哈尼族人类起源神话生命意识研究 [D]. 昆明: 云南大学, 2016.